

保罗·霍尔特侦探小说



# 红胡子的诅咒

(法) 保罗·霍尔特 著  
胡月 译

LA MALEDICTION  
DE BARBEROUSSE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---

# 红胡子的诅咒

*La Malédiction de Barberousse*

(法) 保罗·霍尔特 著

胡月 译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La Malédiction de Barberousse by PAUL HALTER  
Copyright: © PAUL HALTER ET LIBRAIRIE DES CHAMPS-ELYSEES, 1995  
© PAUL HALTER 2010  
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i Wu  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2 NEW STAR PRESS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---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红胡子的诅咒 / (法) 霍尔特著; 胡月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2.2

ISBN 978-7-5133-0509-9

I. ①红… II. ①霍… ②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63507号

---

## 红胡子的诅咒

(法) 保罗·霍尔特 著; 胡月 译

责任编辑: 邹 瑁

责任印制: 韦 舰

装帧设计: 邹 瑁

---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[www.newstarpress.com](http://www.newstarpress.com)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---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00 [service@newstarpress.com](mailto:service@newstarpress.com)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---

印 刷: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5

字 数: 77千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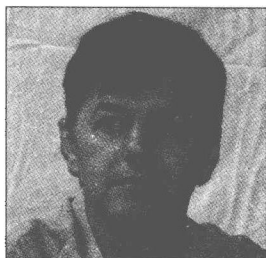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2年2月第一版 2012年2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0509-9

定 价: 23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

保罗·霍尔特 Paul Hailter (1956—)

当代法国侦探小说作家，硕果仅存的坚持本格侦探小说创作的欧美作家，被誉为“黄金时代侦探小说最后的捍卫者”。

霍尔特一九五六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省的阿格诺。一九八七年以《第四扇门》一书获得干邑侦探小说奖而正式出道。之后陆续创作以“阿兰·图威斯特博士”为主人公的系列作品及其他系列作品，代表作有《第七重解答》、《达特穆尔的恶魔》、《恶狼之夜》等。霍尔特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描写不可能犯罪的正统解谜之作，以密室、不在场证明、足迹消失等核心诡计为卖点，凭借异想天开的构思、缜密的逻辑推导以及意料之外、情理之中的解答征服了广大读者，成为当代欧美侦探小说作家中最为“古典”、“另类”的一位，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本格侦探小说的领军人物。

# 1

在一间名叫“害群之马”的酒吧里，我躲在最昏暗的角落，拿着一大杯威士忌，等我的朋友史蒂夫·莫里森。酒吧里声音嘈杂，我试着透过那些叼着烟斗吞云吐雾的客人制造出的浓烟，辨认出我朋友的身影。我紧紧地盯着门口的方向，但实际上，我几乎什么都看不清。我再次回想起两天前收到的那封信，正是那封信让我感到如此焦虑。仅仅是看到法国邮局醒目的大邮戳，就让我心头一紧：一九四八年九月三日，阿格诺<sup>①</sup>。

阿格诺……我的家乡阿尔萨斯……

我离开那里似乎已经很久了……那辆火车诉说着我无以复加的伤感，摇摇摆摆，缓慢而无情地把我从家乡带走。站台上亲人们挥动着手臂，宣告着与我的别离。于是，我满怀悲伤和凄凉来到这个陌生的

---

<sup>①</sup>阿格诺 (Haguenau)，位于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地区，下莱茵省。

城市——伦敦。巨大而阴暗的房屋全都淹没在雾气中，我猛然发现自己孤单一个人站在这里，迷失在陌生的土地上，手里拿着我唯一的救命稻草——阿贝尔舅舅留给我的几个地址，其中一个就是皮卡迪利广场<sup>①</sup>附近的欧迪昂斯餐厅。就这样，我在那家餐厅度过了艰难的实习期，实习内容当然是我一直在练习的烹饪。十二年过去了，我从来没有回过法国。

我还是紧紧盯着门口的方向，继续回想我哥哥写来的那封奇怪的信。

一九四八年九月二日 阿格诺

亲爱的艾提安：

你知道，我不经常给你写信，但是目前的状况让我不得不给你写这封信。如果你能回法国一趟，在家里住上几天，我将感激不尽。不过请你放心，家里没有遇到任何问题和麻烦。我们全家，包括玛丽、孩子们和我，身体都很健康。我希望你也一切安好，希望那次交通意外没有给你造成过多的影响。实际上，我是为了父亲而给你写信的。最近几个星期他的举动有些古怪。从上周四开始，他突然表现得时而惶恐，时而癫狂。一切来得毫无征兆，却又如此真实。今天他犯了一次，说不定明晚又会犯一次，真是难以置信，我的心都凉了。

一天凌晨两点，我睡得很沉，突然被一阵突如其来的低沉声音吵醒。脑子在混沌中停留了几秒钟之后，我才发现是有人把花

---

<sup>①</sup>皮卡迪利广场 (Piccadilly Circus)，伦敦最有名的圆形广场，兴建于一八九二年，早期是英国零售商店所在地，现在是英国伦敦的购物中心。

园的门打开了。我怕吵醒玛丽，于是悄悄穿上拖鞋和睡衣，下楼去看个究竟。走出房间，我发现储藏室附近有隐隐约约的光亮。我赶紧跑过去，躲在门左边的窗户下面。破旧的百叶窗是关着的，但透过缝隙，我一眼就瞧见了父亲。他的脸因为恐惧而变了形，旁边紧紧地挨着——一个小姑娘！

我知道你可能怀疑我对这奇怪一幕的描述，因为当时屋里唯一的光线只有工具架上的一根蜡烛，而且我只看到了这个小姑娘的背影。但是她金色的头发闪烁的光芒，身上的黑色大外套，难看的帽子和纤弱的身影，让我一眼就认出是她——艾娃·穆勒！艾娃·穆勒在十六年前就死了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。大家都能证明，她死时的情况相当特殊，甚至可以说是异常复杂。

我当时头疼极了，靠在花园的矮墙边不敢动。我无法确定从我瞧见那一幕开始，到父亲从储藏室走出来回到屋里总共过了多长时间。当父亲走出来时，他的脸色像纸一样苍白。迟疑了几秒后，我回过神来，决定进储藏室跟里面那个小姑娘谈谈，问问她为什么穿着艾娃死时的衣服来吓唬父亲。我绝不能轻易放过她！

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不可思议，和我们的少年时代为之惶恐不安的那一系列恐怖故事一样。我走进储藏室，掏出口袋里的钥匙把门反锁起来。我点燃一根蜡烛，开始寻找那个姑娘……然而，她莫名其妙地消失了！如同化作一缕青烟飞走了一样！我掘地三尺，搜遍了所有角落，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发现。可刚才我在窗户后面借着微弱的灯光把屋里的事情看得一清二楚啊！那扇窗户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打开过，窗户的合叶早就都锈死了，连里面的插销也都生了锈。她不可能从窗户溜走，也不可能从大门和门上的窗户里溜出来，因为我一直守在那里。除了父亲，没有人

离开过这间储藏室。我亲眼看着父亲走出来，只有他一个人，我发誓我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又找了一遍，还是没有结果，最终只能不安地回到了床上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问起父亲这件事，但他刚一听到艾娃的名字就昏过去了，我们只好叫来了医生。现在他已经脱离危险，但是明确表示拒绝提起前一晚的事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，而且不瞒你说，我自己也很害怕，觉得厄运会再一次降临，我们会被它狠狠打击，无力逃脱。而且我担心如果现在警方对这件事进行调查，恐怕会把过去的那件谋杀案牵扯出来。我不希望见到这样的事。

那天储藏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父亲会这么害怕？最重要的是为什么他不愿意跟我谈起这件事？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在梦游。你可以想象，这么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不停地困扰着我，我别无他法。我恳求你，艾提安，能不能腾出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回来帮帮我，因为我想咱们一定能弄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驱走那些再次来骚扰咱们家的厄运。急盼你的回信。

信任你的哥哥：吉恩

PS：玛丽和我都希望早日见到你，另外还有两个小家伙，娜塔莉和克莱门蒂娜，她们会天天缠着跟你玩儿。“希望早日见到你，艾提安叔叔！”

为了确认信里的内容，我又反复读了好几遍，每次都有一种难以形容的不适和窒息感。现在这种感觉又来了，我举起酒杯一口喝光，



好驱散这种不快的感觉。可惜这一大口酒除了呛得我眼泪直流外，没有起到其他任何作用。我放松了一下神经，望着我的威士忌酒杯，决定再来一杯。这个夜晚才刚刚开始。自打那次酗酒酿成了交通意外以后，我的医生就强烈反对我过量饮酒。

那次交通意外……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恐怖的一天……

我挺起肩膀，转头向酒吧的玻璃窗外望去，潮湿的空气死死地附着玻璃，今晚的雾很大……

两年前的一个夜晚，大雨刚停，一个朋友来还我的车。那是一辆马力强劲的敞篷捷豹，其实我当时还不太习惯驾驶这种车。那天我喝了点儿酒，乘着酒兴开得飞快，享受着速度带来的轻飘飘的感觉。这头“猛兽”完全被我征服了。我是公路的主人，我藐视所有对我投来厌恶目光的人，他们惊恐地四下闪避……就在这时，一辆车躲闪不及，我一头撞了上去……

幸运的是，那辆车的司机只受到了一点轻伤——这简直就是奇迹。而我，在医院里躺了整整六个月，头骨骨折，另外还有长达几周的失忆。我用了整整一年才完全恢复过来。然而，作为这场事故的纪念品，突如其来的剧烈头疼会不时地折磨我。

在车祸的头几个星期，伦敦医院的医生竟然一反消极的态度，对我抱有很大的期望，认为我可以痊愈。的确，我活了下来，但似乎陷入了一种狂躁和惊恐的状态。起初，我连最简单的句子都说不出来。医院有一位护士叫史蒂夫·莫里森，他负责对我进行全天候监护。我能完全康复无疑是他耐心照料的结果。从那时起，我们成为彼此最好的朋友。

当我恢复记忆后，我又多了两个新毛病。第一，我总觉得在我的病房里有一双闪闪发光的魔鬼的眼睛，日日夜夜地盯着我，使我陷入

极度的恐惧。那双眼睛的样子一直在我的脑海里，挥之不去。第二个缠着我的，就是艾娃·穆勒的死。她是在莫黛河<sup>①</sup>附近的一间破旧小屋里被魔鬼杀死的，她是那个古老诅咒的牺牲者。这段陈年往事在我心底埋藏了很久，但不时会出现在我的梦里，而且当我精神沮丧的时候，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件事。

这个新毛病不但没有渐渐消失，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。现在看到我哥哥的来信，读到他描述的内容，那个鬼魂又出现了！我哥哥可不是那种爱开玩笑的人。他真的看到了艾娃的鬼魂？或者说那只是他的幻觉？但是，父亲的古怪行为又怎么解释呢？哥哥认为我能弄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这句话激发了我的好奇心。同时，对我自己来说，自从那次车祸以后，我就一直在思考艾娃死时的情景。

我陷入深深的思考中，就连史蒂夫来了都不知道。

“你好，艾提安！”

史蒂夫·莫里森同我年龄相仿，三十岁出头，红褐色的头发，在鬓角处稍微有些脱落。他为人直爽、热情、活泼，容易让人产生好感。但作为朋友的我很清楚，在这样开朗而从容的外表下，隐藏着一颗敏感而忧郁的心。他吃住在我家，与我建立了深厚且真挚的友情。但是他还是有意无意地把我视为他的“病人”，并觉得自己应该负责在夜间照顾我。我今天约他来伦敦医院附近的酒吧，是为了跟他聊聊我哥哥的那封来信。

“你怎么样？”他坐在我对面，把两大扎冒着泡沫的啤酒摆在桌

---

<sup>①</sup>莫黛河（La Moder），法国阿尔萨斯下莱茵省的一条小河。

子上。

“身体好多了……”

“是的，这我能看得出来。”他拿起酒杯喝了一大口，然后擦擦胡子上的啤酒沫，仔细地盯着我，“然后呢？”

我什么都没说，把信交给他。他读过信，大致了解了一下情况。正如我期望的，从他的脸上我察觉到一丝困惑。酒吧里依旧很嘈杂，充斥着热烈的讨论声，响亮的笑声和聒噪的打牌声。在这个小酒吧里，唯有我和史蒂夫两人之间保持着宁静。

看过信后，史蒂夫慢慢点燃一根香烟，然后开口。

“奇怪。”

“对，这就是我们要谈的。”

“真是奇怪，你的故事让我开始担心起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打算回法国吗？”

“如果老板放我的假，我打算回去。首先，我想回去看看哥哥和玛丽的孩子们，看看我的家乡，然后……然后我必须弄清楚艾娃·穆勒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否则我会疯的。史蒂夫，我想我必须这么做。”

“这封信坚定了我的一个想法，我要给你介绍一位专家，一位博士……”

“医生？<sup>①</sup>”我打断了他，“但是史蒂夫，我并不需要什么医生！至少现在不需要。”

“不是看病的医生，我是说知名的私家侦探，专门研究离奇案件的专家，图威斯特博士。”

“图威斯特博士？噢，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人……”

---

① Le docteur 在法文中有博士和医生两个意思，所以在文中主人公误会了。

我向酒吧服务生示意再要些酒。

“图威斯特……想起来了，我最近看过他的相关报道。就是他帮助警察侦破了彼得·卢瑟福的案子？”

史蒂夫微微一笑。“应该说是警察也乐于赶紧破案，才出面助图威斯特博士一臂之力，将凶手押回了警局。现在凶手已经绳之以法。据说图威斯特是破案高手，而且能侦破很复杂的案件。我想如果世界上还有人能理清艾娃·穆勒的谜团，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图威斯特博士。”

“即便如此，我还是有些担忧。如果他像你说的那么厉害，我真不敢想象他会提出几位数的酬金。”

“我跟他见过几面，他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绅士，并不是那种为了钱而工作的人。我觉得能让他对某件事感兴趣的前提，一定是这件事本身不同寻常，或者特别令人难以理解，使他觉得那是一件‘正经事’。听我的，明天上午十点给我医院办公室打个电话，我安排个约会，介绍你们认识一下……”

这时，史蒂夫的几位同事突然走过来，坐在了我们旁边。于是新一轮寒暄，以及高谈阔论和觥筹交错又上演了。

从小酒馆出来，夜色已经很深，而我也已醉意沉沉。空气中雾气仍然很重，几乎看不见十步以外的东西。看来要回到我位于舰队街<sup>①</sup>的家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我的心似乎还困在那个热气腾腾的酒馆里，想呼吸点儿夜晚清爽的空气，好提提神。因此我决定走路回家，并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直线是最短的距离，于是我鼓起勇气选择了一条从没走过的捷径。

---

<sup>①</sup>舰队街 (Fleet Street)，是英国伦敦市内一条著名的街道，以邻近的舰队河命名。

渐渐地，我发现麻烦来了。我本该早些察觉到的——走着走着，路变得越来越窄，而且路灯也越来越少，光线越来越昏暗。一刻钟以后，我发现自己不可能再掉头回去了，因为我已经走过了好几条死胡同，好像置身于一个巨大的迷宫，而且这个大迷宫里光线昏暗，还笼罩着雾气。我迷路了。我只能靠雾气中一些隐隐约约的光晕来躲开石拱门楣，避开坚硬的墙角，绕过湿滑路面上凹凸不平的石头，辨认头顶的招牌。然而路上一个人也没有，小胡同两侧的房子安静得像死寂的沙漠。

我凭着感觉又往前走了一会儿，希望能通过脚步声在胡同中形成的回声来辨清方向。

我自己脚步的回声……

走了两步，我突然停了下来，像一座雕像一样一动不动，竖起耳朵仔细寻找最细微的回声。我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那个声音是不是紧跟着我发出的？我努力回想了一下，觉得那个脚步声似乎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开始跟着我了。或许从我走出小酒馆的时候就开始了，只是我没有察觉罢了……

我转头瞥了一眼，只看到阴暗的小巷。

什么也没有。

我继续向前走，摇摇头，自嘲地想，怎么可能在这种地方突然撞见什么幽灵呢？我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镇静下来，然而，头疼却突然袭击了我。恐惧慢慢渗入我的灵魂，我开始不自觉地幻想，到处都隐藏着危险的神秘人。那个一直跟着我的黑影一定不怀好意，经常在这条小巷出没，吓唬附近那些优雅纤弱的女士们……

就在这条巷子里……在阴暗的角落中……开膛手杰克抚摸着他闪闪发光的锋利尖刀，窥视着他的下一个猎物。

我停下来点了一根烟，想平静一下狂躁的情绪，停止那些漫无边际的幻想。就在我转身的一刻，我整个人被吓得僵住了，香烟和火柴啪的一声掉在地上。有人在身后跟着我！

这次不再是我的幻想了，因为那个人跟得很紧，我鞋底的胶皮怎么也不可能发出这样的摩擦声和咯咯声。我打着寒战，甚至不敢再回头瞧一眼，心里努力想说服自己转过头，看是不是有一把锋利的尖刀，正发出若隐若现的寒光。

我再也无法忍受了，不辨方向撒腿就跑。我的肺跑疼了，心脏也快要跳出来了，这时一个垃圾桶突然把我绊倒。我重重地摔在一条水沟里，气得直骂脏话。与此同时，一只公猫尖叫着咒骂我破坏了它的美梦。我站起身来，警惕地听着路面上的脚步声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双拳攥紧，紧张得青筋迸出，神经几乎绷断。我在原地站了好一会儿，仔细地听那该死的脚步声，但是什么都没听到。

渐渐地，我恢复了精神，觉得自己真是够愚蠢的，居然把一个过路人当成了舞刀弄枪的强盗。如果史蒂夫看到我趴在垃圾堆边的样子，他一定会把脸都笑歪。

我踉踉跄跄地走着，为自己的愚蠢行为感到懊恼不已。这次我慎重地选择了一个方向，继续往前走。

我费力地辨认那些小巷的名字，但那些名字对我来说什么意义都没有。过了一会儿，我隐约听到微弱的流水声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我似乎看到一座桥横跨在水流上。我慢慢地走到桥边，怕被脚下的青苔滑倒。从我左手边向下看，雾气形成的面纱后面藏着一条小溪，再往前看是熟悉的泛着红光的影子——一座电话亭。我得救啦！终于找到路了。

我走过桥，沿着湿滑的河岸走了几步，进了电话亭。一个全新的

清晨已经到来，我把手伸进口袋想找一些硬币来打电话，正在这时，透过电话亭的玻璃，我看到桥上有个孩子的身影。

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，低声念叨了一句：“这个时间，孩子应该都在睡觉吧！”结果一不小心，硬币掉到了地上。地上铺满黄色落叶，我拿出火柴，划燃一根照明。

我一转身，发现那个身影正站在离电话亭不远的地方，穿着一件大外套，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。我俯身费劲地寻找着那枚该死的硬币，却突然莫名其妙地想到我哥哥那封信。他在信里对我说的那些话再一次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想到这里，我的额头马上冒出汗来。我警告自己：“艾提安，冷静些，你不会又开始发疯了吧！”

怎么就是找不到那枚该死的硬币呢！我一边嘀咕，一边再一次把手伸进口袋去拿第二枚硬币。我把它投进电话机里，随便拨了一个号码，觉得自己的身体有些失控，双手也在发抖。真是太荒谬了，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发抖呢？伴随着这种毫无理由的不安，我的头也疼得几乎快要裂开了。我缩在电话亭的一个角落里，突然一转身，结果整个人被吓呆了：一张苍白的脸和一双苍白的手，紧紧地贴在电话亭的玻璃门上！

艾娃·穆勒！她……就在我面前！

她的眼睛是白色的，没有虹膜，布满血丝，而且眼神空洞。她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把我的骨头都看穿了。这场景真是可怕得难以形容！

那双苍白的手打开电话亭的门，朝我伸过来。我紧闭双眼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，是应该等死，还是应该反抗？或者应该像个受难者一样，消失在这沉沉的雾气中？

我就这样痛苦而盲目地待着，一动不动，几乎快要失去知觉。不

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睁开眼睛，却看到那双苍白的手又朝我伸过来！不，这次不是一双，是两双，三双，很多双！它们把我紧紧地围困，抓牢！

其中两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。我用尽全力把手抽回来，又被抓住了。到处都是手！它们抓住我，把我拖出了电话亭。我就像一只等死的野兽，求饶般地号叫着。突然，我看到一点亮光正慢慢靠近。我尖叫一声，失去了知觉。



## 2

浓雾深处慢慢地出现了两个模糊的身影，向我这个方向移动。他们移动得极其缓慢，好像走在太空里一样。我看着他们的身影渐渐变大，说明他们正在穿过厚厚的雾……我眼前就是这么一幅白色的画面。

这幅白色画面成为我脑海里最后的印象。

天花板？我家卧室的天花板……我躺在自己的床上。

“您是艾提安·马丁先生吗？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九日出生在阿格诺？”

一个声音出现在我耳边，语气坚定而又彬彬有礼。

“是的。”我含糊不清地说。这时，这个身影走到我的左手边，看上去整洁而干练。

“您好，我是汉弗里·马斯通，伦敦警察厅的警督。这位是护士弗朗西斯·加尔小姐，她负责对您进行夜间监护。”

我转过头，看见一双大眼睛正在盯着我，眼睛里传达出不安的情绪。那双眼睛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美，褐色的波浪形长发披在肩头，